

父亲的城

1996 年卷 · 小说

曾小春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父亲的城

曾小春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作家曾小春的第一部小说集。作者以一支清新的笔写南方的故乡，写南方乡村里的一件件平淡无奇却又让少年人心向往之的故事。小说深沉凝重而又秀逸清灵，乡土气息浓郁。

父 亲 的 城

曾小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4 字数 103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78—4/I·2213

定价：8.50 元

总 序

袁 鹰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灵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高洪波

儿童文学界有一个新人，叫曾小春，长于写小说，写那种比较深沉凝重、乡土气息浓烈的儿童小说。

曾小春我至今未曾谋面，但他的小说却没少读，像《空屋》、《夜街》，像《父亲的城》，以及更早些的《绿草地》，更晚些的《下雪了》，都进入过我的阅读视野。读曾小春的小说，下意识地想起了曹文轩，他们同样以一支清新的笔写南方的故乡，写南方乡村里的一件件平淡无奇却又让少年人心向往之的故事，写那块土地上生活着的母亲、祖父、少年伙伴，他们的笔下少了些轻松，多的是沉重，甚至有几分压抑……但这种沉重由于借助于少年人的视角来显示，沉重中又让人感受到绿色的希冀，总之，曾小春的儿童小说是个性鲜明的，有着让你阅读过后品咂琢磨的独特魅力，耐读。

这次有幸参加 1996 年度“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审工作，在几十部书稿中，编委们经过初审、终审，直至无记名投票，结果曾小春的《空屋》入选，成为十二本书中唯一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但评委们都是极认真负责的人，委托我充当特约编辑之时，又建议将不那么具备儿童文学特色的书名《空屋》改一下，遂更名为《父亲的城》。我以为这个书名有一个更辽阔的空间，更符合一个憧憬城市的乡村少年的

心理特征，再说这篇小说我本人也比较偏爱。

曾小春的童年，假如我的阅读知识和经验没出错的话，大概和他《父亲的城》、《母亲的村》所描写的相近，他生活在城市的梦幻与农村的现实之间，在父亲与母亲的交叉护卫直至争夺下长大。农村的贫苦劳作磨砺了他的身心，又促使他逃离躲避，城市因为有父亲的存在，幻化为一种意境、一种神往，所以曾小春的题材围绕着这一点反复开掘，以至于到了不厌其烦的地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厌其烦”，才使得曾小春成为曾小春，而不是曹文轩、秦文君，或者张之路、夏有志。

曾小春的小说最初是以“闭卷考试”的方式进入这套丛书的初选的，他的名字被隐起，由编委何志云同志率先宣读，志云这样评价道：“除了《逝土》，作品都以农村少儿生活为题材，其中或以对城镇生活的向往为背景，或直接描写农村与城镇两种不同生活的差异甚至冲突。作者显然有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作品中有浓烈的乡村生活气息，和独特的真情实感。文字也秀逸清灵，特别注重对人的心灵细微处的刻画与传达。个别作品如《下雪了》、《陌路两女孩》，在创作手法上有新的尝试，试图对儿童文学创作有所拓展。”

如接力棒般，这部书稿传到我手中，我一下子读出了曾小春的气息，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评语：

“同同志云意见，《逝土》一篇非少儿小说，余者均为质量较好的儿童小说。笔力放在乡土农村，着力于在农村少年心灵深处开掘，有写重男轻女的陈见对女孩子的伤害，有写城乡之间因生活面不同而形成的歧见，有写少年人之间弥足珍贵的友谊。作者很熟悉这些生活、这群人物，写来充满

感情，且不乏应有的深度。如《幕布》，如《陌路两女孩》以及《空屋》、《热雪》等，水平都不低。”

“丛书”编委会副主任、著名评论家谢永旺同志评价亦不低，他在评语中说：“从作品本身看，写得温情，清新，简洁，对少年（农村为主）心理的把握较为真切，且时有诗意透出。有的略显沉重，如《绿草地》、《下雪了》，有的有些感伤，如《夜街》、《日影》，但这也是生活的重要方面，孩子们有所接触和认识仍是必要的。总体上，思想境界是高尚的，感情是健康的，读了有益少年儿童精神的成长。”

志云语中道出的“秀逸清灵”和永旺称许的“温情、清新、简洁”，十个字的评语，抵得过一篇大文章，所以移入序中，非躲懒，实在是因为准确、深刻。

曾小春这本儿童小说集，是他近十年来创作的总结，但不应是尾声，而是迈向一个新台阶的起步。儿童文学队伍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孩子们盼望着像小春一样的优秀青年作者来为他们写作，写什么和怎么写应由小春自己定夺，就我个人粗浅的意见，我认为小春在突出自己艺术个性、强化艺术风格的同时，视野还应更加开阔，题材也应更加多样。曾小春应从压抑的、封闭式的童年情结中走出，走向广阔、丰富和深刻，这一点已由上海的秦文君、江苏的金曾豪两位作家的创作实践充分证实。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和《女生贾梅》，金曾豪的《青春口哨》受到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得到社会的高度评价，说明了作家一旦与时代、与孩子、与现实贴近，他的艺术才能便得到极大限度的发挥，精品力作也就应运而生。

儿童文学是寂寞而又辉煌的耕耘，为儿童写作的人，天

生需要一种投入和奉献的气质，需要温情与敏锐。我通过阅读《父亲的城》这部书稿，感觉到曾小春是具备这种气质的青年，希望继这部处女作面世之后，小春能总结自己的创作得失，勇于开拓新路，把为未来世纪小主人們的文学创作视为极重大的事业，来思考，来钻研，来锲而不舍、勤勤恳恳地写下去，一如他在《绿草地》中描绘的：“雨是散了，世界洁净如处女的笑靥。太阳蛋黄似的，混沌得可爱。风儿柔柔似水地洒过，人便是在梦中了。在依然湿润而嫩绿的草地，老人孩子似的奔着，孩子更是孩子式地喊，纸鸢在晴空荡着。”

多美好的场景！“孩子似的奔着”的岂只是那位老人，我觉得，这是隐喻着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曾小春不过是其中的一位。

1996年卷《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终于推出了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曾小春。小春幸甚，小读者幸甚，那晴空荡着的纸鸢，怕也会随春风扶摇直上，摇荡出童心童趣的欢欣。

1996.6.12

怀柔归来急就

顾 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韧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胡毅强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朱晓岭

目 录

序	高洪波 (1)
父亲的城	(1)
母亲的村	(14)
丑姆妈,丑姆妈	(25)
夜街	(36)
绿草地	(49)
下雪了	(59)
陌路两女孩	(70)
日影	(78)
空屋	(83)
热雪	(89)
牛铃叮当	(95)
残响	(104)
幕布	(116)
责编缀语	(148)

父亲的城

那时的很多个傍晚，我在长满青草的山上放牛，常常不由自主地看着山下那条扭曲爬行的土路，企盼能发现一个人正在向村子走来。他在远处山顶出现的时候，只能是一颗黑点，在很长的时间中他还是一颗黑点，但我知道他走着，所有在路上的人都是会走的。突然他消失了，或者说是那条小路趑进了山坳，是路带着他同时消失了。我还是瞭望着，他终究要出现的，在此之前路早已从山坳转过来了。果然是那样。不过已不是原先的黑点，而有了清晰的人的廓影，他正走近我伫立的山脚。他稳稳地走着他的路。不紧不慢地走，有时他的衣扣是解开的，露出里面黑色的毛衣或白色的衬衫，而外面的衣襟就像是半掩半开的两扇门扉，随了他的脚步或开或合的潇洒着；他的头发浓黑粗壮，脸庞白皙、稍长，或许是赶路沁出了细汗，他轻巧而优雅地掏出方方的一块白手帕，迅疾而从容地印去那些令他燥热的汗粒。如果我这时嘿地脆叫一声，他一定机警地顿住脚，仰脸看着山上，神情有些疑惑，但绝不仓惶，他微眯着眼搜寻着，而我却缩身于草丛之中了，紧张地支楞着耳朵，谛听着山下他的动静，但我听到的是一阵心的狂跳。他沉着地不开口，没有发

现什么，便又开步赶路了。我有些失望与不满，拾一颗细石子朝脚步声扔去，可他照样走着，噉噉噉地走着，大步有力得很。我很委屈，却也无奈，只好站起来，像电影里那样大喝一声：站住！他就站住了，再一次往山上看，他看到我了，微微一笑，轻轻而中气十足地说一声，调皮！我的泪水便滂沱了。

可他没有在我的期盼中出现，他的出现是我所不能预想的，他来自一个陌生而全新的世界，他的一切不是我所能想象的神奇。但我还是固执的喜欢站在山上翘望着他从远方的山道走进我的视野，从一颗小小的黑点开始。

时间长了，和我一同放牛的伙伴都知道我这样做的原因了。我是在等候我父亲的归来。有时他们也陪我站着，脚下的草棵摇曳，牛群在坡上哞叫追逐，斜阳把我们淹没在无边的凄迷里，一排参差的影子从山崖上跌落下去，直直地横在路上。我想，他们是羡慕我有这样的父亲吧？！

往往是把牛送进了厩栏，天就黑了下来，母亲已开始做夜饭了，我就坐在灶下烧火，母亲在灶前忙碌着，锅里噉噉一片热闹。我有时看着母亲消瘦憔悴的黄脸和她那乱蓬蓬的枯发，怎么也不能相信她就是我父亲的妻子。那时我就觉得母亲配不上父亲，不免为父亲委屈。他应该娶一个城里的比母亲年轻漂亮的女人，而且我相信父亲是能那样的，那样，我们的家就在城里了，我当然也在父亲的城里了……

忽然我闻到一股烧焦味，忙叫母亲，母亲胡乱地淬了些水在锅里，盖上锅盖对我说了声：别吵。倚着灶壁静静地倾听什么。不久我听到一阵微弱的音乐，声音相当遥远，我知

道那是家里的广播响了，它就贴挂在灶屋的门框上方。接着就听到了县广播站女播音员熟稔的如喘息的声音：现在是本县新闻节目。也许是线路太远消耗了许多声音，村里的广播音量非常渺小，如果不是屏声敛气，就什么也听不到。在这一个时刻，母亲总是凝神倾听，我知道村里的人也都一样在听。我看到母亲的脸上渐渐绽出了笑意，我相信村里的人们也都自得地笑了，他们都听到了我父亲的大名和他写的新闻。父亲是县里的报道员，他的稿子除了在本县广播外，还频繁地刊印在省、地方报的头版，有时还上了头条。在我们这个三县交界的僻远山村，除了那些当年跟红军走了的几个将军外，这几十年中，算得上是个人物的就只有我父亲了，而且他还是那样的年轻，前途该是无比的远大！父亲确实是家里和村里的骄傲。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父亲，村里和家里该是多么的黯淡无光啊！

往往也是这个时候，家里的门就被敲响了，不待母亲和我反应过来，父亲就推门而入了。父亲微微笑着，反手将门掩上；母亲欢悦地说，刚听你的文章呢。神情竟有些羞涩。父亲仍微笑着，踱步似的向我走来。我在灶洞边呆住了，脸烧得通红，直冒细汗，身子抖抖地颤栗着。近在咫尺的父亲是那样的夺目，使我无法看清，只觉得父亲笑容璀璨地走近我，俯下身摸摸我的脸，他的手指修长白净，手掌松软细腻，接着父亲就把我拥进了怀里。啊，我的父亲，但愿你天天归来！

小哎，打酒去，母亲这时吩咐着我。

我忙挣脱了父亲的手，在他的宽厚的怀里我激动得差点窒息过去。母亲从悬挂在梁上的一排铁钩子上取下一把

锃亮的锡酒壶递给我。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的脸红亮亮的充满生机，枯黄的头发也似乎正在一根根柔软黝黑起来。

待我提着沉沉的酒壶晃晃而归，父亲正坐在桌前翻阅着我的作业本，我的书包已从墙上的木钉上取下放在了父亲的身边。我把酒壶轻轻放在桌上，依着父亲的肩膀，希望能得到他的表扬，可父亲只是一页页翻着，不说一句话，有时点点头，一如先前地微笑着。母亲在灶台前显得空前的活跃，忙碌得十分快活，她一边炒着菜，一边用筷子打着碗里的蛋，嗒嗒嗒像是在敲奏一首古典的音乐。父亲最后检查的总是我的作文，显得兴致盎然，而我却探身将本子按住，不让父亲打开。我的作文写得很一般，村小的民办老师经常说我，“看你父亲多会写！同学哪，要向你父亲学习啊！”父亲也不发急，说，让我看看吧，怕什么呢？母亲也出来帮腔，小哎，让你爸看嘛，让他教教你好哩。我不好意思地说，那你不准笑我。就将手移开了。父亲就读起作文来了，但父亲还是笑起来，先是嗤嗤的，抑不住了，就嘿嘿的，然后就哈哈的。恼得我直摇父亲的手臂说，不准你笑，不准你笑。父亲笑着说，太有意思了；说着从衣袋里取出笔来，帮我改错别字和病句，边改还边告诉我一些作文的道理。“总之，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父亲最后总是这样说，表情严肃认真得很。

母亲这时把菜端了上来，酒也温热了，一家人就在一个饭桌吃饭。

家依然是静静的，但已是弥漫着无边的愉悦与亲情了。

晚饭后，我家的门不停地被推开。咿咿呀呀，大人小孩坐了一屋子，有的还蹲在灶圈下，或是楼梯上，他们滋滋地喝着母亲沏的茶水抽着父亲递的烟卷，把眼光聚拢在父亲